

活性。对于违背或挑战西方价值观的国家,西方国家会依据不同情况采取施压或“接触”(engagement)的手段促使其改变立场。即使是对卡扎菲政权,西方国家近十年来也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9·11”事件发生后,利比亚对美国表示同情并加入反恐行动,严厉打击境内的基地组织。2003年8月,利比亚政府宣布对洛克比空难负责,对死难者家属予以赔偿,随后宣布放弃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6月,美国和利比亚重建外交关系。2006年5月,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除。此后,利比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升温,两国甚至签署了关于发展军队关系的意向书。2009年3月,美国军方决定向利比亚出售包括运输机和边境监控系统在内的军用设备。

显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存在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这种特性确保了后冷战时代西方外交的“灵活性”,但也难免使人怀疑其“价值观外交”的机会主义色彩。在这方面,此次利比亚战争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西方国家消灭卡扎菲政权的坚定立场似乎可以说明,意识形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决策仍然具有决定作用。在意识形态面前,战略利益的考量和牵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从理论上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二分法世界观所决定的,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永远可以划分为“天使”与“魔鬼”两个阵营,它们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解这种文化传统,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后冷战时代西方集团的行为方式和未来的战略选择。

“干涉的义务”与利比亚危机

赵 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法英两个欧洲国家在干涉利比亚问题上表现得比美国更激进,颠覆了我们过去对欧美国际行为特征的认识。推敲其原因,有“势力范围说”,即北非是英法的前殖民地,是它们的“后院”和传统势力范围,结束殖民统治后,英法同该地区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商业利益或者石油利益说”,英法在北非地区存在大量的商业利益,英法在能源上要比美国更依靠北非的供给,同时法英两国,特别是法国,一直主张欧盟应该把视线投向南方,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而不是东方,这

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法英要比德国积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欧洲的舆论环境已经将“人道主义干预”上升到欧洲国家应尽“义务”的高度,所谓“干涉的义务”(duty to intervene)已经深入人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卢旺达和索马里的人道主义灾难、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一次次国际事件促发西方国际法学界一步步向弱化主权的方向发展;欧洲、美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大学中开设了众多的人权教育课程,设立了诸多相关方向的学位,这一代西方人,以及来到西方留学的发展中国家学子耳濡目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人权高于主权”观念的影响;西方媒体中自由主义倾向更是天然地占据主流地位,当电视和网络将卡扎菲政府对反对者的行为以视频形式发回各国国内后,各种评论会置各国政府以不干涉就等于与利比亚政府“同谋”的境地。

欧洲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之后,成为主权观念最为淡化的地区。按照亚历山大·温特的说法,欧洲已经从“洛克文化”进化到“康德文化”¹。“洛克文化”中每个国家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利益行动,“康德文化”则指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部唯一、普遍、理性和最高的国际行为法典。欧洲已经将《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写入《里斯本条约》,在欧洲违反人权要受到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制裁。同时欧洲各国不仅将人权优先原则提到欧洲层次,它还希望将其推广到全球层次,欧洲各国是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最积极的倡导者。

德国国际关系学者托马斯·里瑟(Thomas Risse)在 1999 年一次克林顿和布莱尔都参加的政界学界对话会议上的发言很好地反映了欧洲关于人权和主权关系的观点。他说:“经济和军事大国为了某些战略目标,比如获得领土或者是增强自己的影响力,而介入,甚至是军事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国际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我们可以观察到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生成,它是基于一些规定了正确行为的基本规范之上的。如果今天你想要成为一名国际共同体的成员,你最好遵守基本的人权,尊敬地对待你的人民,不要卷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不要把你的垃圾倒到你的邻居的后院。”^④

欧洲政界现在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在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法和基本人权的

¹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Thomas Risse “Democratic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Progressive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p 94, Conference Proceedings Florence 20th and 21th November 1999.

人必须受到惩罚,而民族国家的主权,则无需给予过多的注意。其逻辑是,如果某些国家的领导人自己不关注法律,如果他们自己任意践踏老百姓的人权,那么,为什么要让国家主权的借口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呢?如果那样,人权将永远不会得到确立。为此,需要起草一部国家行为全球准则,并且建立监督和执行这一准则的国际机构。这些国际司法机构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权威建立?如果按照一国一票原则运作的团体,比如联合国,不能达到目的的话,各自由民主国家就必须自告奋勇,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来。欧美虽然在尊重联合国和现有国际法程度方面仍有很大区别,但在创建民主国家的干涉同盟方面却是观点一致的。这一同盟以“人权”为道义旗帜,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千万颗射向贝尔格莱德和的黎波里的导弹合法化。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他的美国合作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以及印度社会学家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的说法,这是一个合法使用武力,充当整个世界警察的“新帝国”¹。

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欧洲人不认同美国布什政府随意动用武力,英国著名政治评论家蒂莫西·加顿·阿什说“当大屠杀威胁到来时,欧洲人应该总是准备干预”,不过“贸易是我们最有效的工具,军事力量则是我们最弱的一环”,“如果我们不喜欢布什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原则,我们最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多边主义实践路径。”^④此次利比亚战争,印证了阿什的最后一句话,但他的第二句话却需要改一改了。

从利比亚撤侨看中国海外国家利益的保护

吴志成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利比亚局势恶化后,中国在利比亚数万侨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¹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印]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Timothy Garton Ash, “Keeping the UFO Flying”, *The Guardian*, June 8, 2004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9 No. 3 June 2011

ARTICLES

1 Feature: The Libyan Crisis

ZHOU Hong et al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starts with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at sprea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hich will undoubtedly leave significant imprints on the future world patter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hich has thus drawn close attention and great concerns from the Chinese scholars. In view of thi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jointly with the Society of European Political Studies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Studies, invites some Chinese scholar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and give their comments on the Libyan Crisis both from the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such powers as the US, France and Germany and from the strategic standpoints of the EU and NATO. At the same time, some other scholars approach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a's diplomacy. It is aimed to promote further researches and wide-ranging discussions on the Libyan Crisis and try to establish a new model for the Chinese academia to respond to the hot international issues.

33 Public Power and EU Soft Governance

GAO Qiqi

The theory on public-power-decentralization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major trend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Public power is defined as a power capable of enforcing coercion and forming norms in the name of the common will within a certain scope. This paper intends to find out the function of public power in EU governanc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its soft governanc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U's hard governance is mainly promoted by public power and that its soft governance by self-discipline and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However, the finding of this paper is that public power is also necessary in EU soft governanc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nstead of rejecting the public power, polycentric governance must be